

冷劍烈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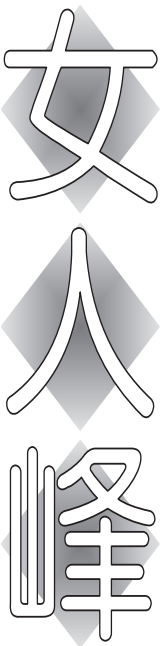
司馬紫煙

金蒲孤整個地怔住了，良久才道：「你爲什麼要帶我們走這條路？」
黃鶯一笑道：
「我在島上實在住煩了，一直想找個機會離開此地，難得碰上這個機會……」
金蒲孤歎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道：「姑娘有什麼條件，不妨說說看！」
黃鶯笑著道：「我在書上讀到中原有許多好玩的地方，希望你們在事成之後，陪著我到處去玩一遍！」
金蒲孤歎道：「就是這麼一個條件？」
黃鶯笑道：「就是這個條件！」
金蒲孤皺眉道：
「這麼一點小事，姑娘何必大費週章呢？以你的身手，自己一個人也做得好！」
黃鶯搖頭道：
「不行！我沒有銀子，到了外面的世界裡，處處都要化費，爺爺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銀子……」
南海漁人笑起來道：「這水晶宮中，到處都是夜明珠？」
黃鶯道：「夜明珠祇能當照明之用，又不能換飯吃！」
金蒲孤也笑起來道：
「一顆夜明珠價值在萬金之上，姑娘擁

此奇珍，還怕少了銀兩化費……」
黃鶯瞪大了眼睛道：「夜明珠可以換銀子？」
南海漁人笑道：
「豈僅是夜明珠，這海底宮闕中每一樣東西都是世間珍物，你隨便帶上一兩件，這一輩子都吃喝不盡，像你這樣一個富甲王侯的龍宮玉女，居然會因貧困而發愁，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黃鶯忸怩地道：
「我怎麼曉得呢？爺爺從來不告訴我這些，他祇是說外面是個要錢的世界，我假如偷跑了出去，一定會餓死的！」
金蒲孤笑道：「令祖不把世情告訴你，就是怕你離開他，用心並無不佳……」
黃鶯搖頭道：
「不！我不願意一輩子枯守在這個荒島上，我一定要出去闖一闖，銀子的問題雖然解決了，對於外面的生活習慣我還是一竅不通，你們非答應我的條件不可……」
金蒲孤皺眉道：「姑娘在此生活無憂無慮，神仙不如，何苦要到外面去找罪受呢？」
黃鶯撇著嘴道：「你怎麼知道我無憂無慮呢？我一天到晚都愁死了！」

金蒲孤詫然道：「姑娘有何憂愁之處？」
黃鶯哼了一聲道：
「爺爺把我取叫做黃鶯，他是要我像籠裡的小鳥一樣，我受不了，我在海邊上看到天上的鷹，海鷗，心裡羨慕死了，它們享受的才是真正的生活，你們就是不來，我遲早也會跑出去的，就是像爺爺所說的那樣，在外面餓死了我也不在乎！」
南海漁人一歎道：
「人的需要並不僅限於溫飽，海闊天空的世界比豐衣足食具有更大的誘惑力！」
金蒲孤對於這番話的理解相當透澈，當劉素客把他困在萬象谷的斗室中，也曾經答應供給他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卻因為沒有自由而被他拒絕了，可是面對著這樣一個不解世俗的女孩，他卻不能贊成她的意向。
因此他沉思片刻才道：
「姑娘的心情我十分瞭解，可是我奉勸你一句話，你此刻的生活正是世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有許多人毅然拋棄富貴，潛隱深山，就是爲了追求這一份難得的寧靜……」
南海漁人微笑道：
「老弟這番話對黃姑娘來說是太深奧了一點，動中求靜，華中求實，祇有到了我們這樣年齡才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連你老弟都言之過早，何況黃姑娘這點歲數呢？」
金蒲孤微怔道：「那前輩是答應……」
南海漁人搖頭道：
「我不能答應什麼，可是我贊成年青人應該以宇宙爲天地，以四海爲家……」
黃鶯高興地道：「那我們就一言爲定了……」

可悲的神尾秀子絕筆
附：
我使用的那把手槍是從東京帶來的。當時我一發覺萊卡底片裡的秘密之後，就偷偷準備了那把槍，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關於槍支的來源請勿調查，因為我不想給當事人添麻煩。
向來不輕易動容的加納律師，在看完神尾秀子的遺書之後，也不禁被深深感動了。
他把遺書放在桌上，歎口氣說道：
「大道寺……大道寺……這個混蛋傢伙！」
他一面低聲吐出這幾個字，一面忍不住劇烈地顫抖著。
「看來神尾老師早就知道兇手是誰了。」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
「是啊！就如她在附註中所說，當她發現隱藏在萊卡底片裡的秘密時，就已經知道真相了。」
「雖然神尾老師以前也曾看過那些底片好幾次，但是因為萊卡照片非常小，所以她才一直沒有察覺到那是大道寺先生。正好最近我把照片放大，帶到大道寺家給衆人看，那時，大道寺先生顯得萬分驚訝，因為他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拍了一張可能會成爲罪證的照片。」
「不過，由於他巧妙的化妝技術，大家沒有認出他來，祇有神尾老師識破了照片的秘密，你可以想像神尾老師當時有多麼震驚吧！因為這張照片證明了大道寺欣選那一天曾經在月琴島上，而大道寺先生之前從未對分人提起過這件事，所以他的動機就更顯得可疑了。」
「神尾老師因此決定從我的口袋裡偷走那些可能會成爲大道寺先生犯罪證據的照片，不過她不想燒掉這些照片，祇是把重要的部分剪下來，一個人秘密地保留著。」
「但是，神尾老師爲什麼在那個時候立刻將一切公諸於世呢？如果她當時肯說的話，後來的歌舞使戲院殺人事件、九十九龍馬事件，就不會發生了嗎？」
「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對大道寺先生還懷有一個夢想。也就是說，她願意相信智子親生父親遇害的房間是密室，而且門裡上了兩道鎖，任何人都無法進去，這樣一來，就算大道寺先生那天人在月琴島上，也不能斷定他就是殺人犯。可是當這個夢幻滅時，也就是她準備清算一切的時候。」
加納律師閉上雙眼沉思了一會兒，又睜開眼睛說道：
「原來如此。這是十九年前的往事，那麼，最近一連串的殺人事件又怎麼解釋？難道大道寺欣造發瘋了嗎？」
「加納律師。」
金田一耕助黯然神傷地說：
「報紙上報道神尾老師愛上母女的畸戀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大道寺先生才是畸戀的主角。他眼看著日漸成長的智子小姐越來越像她母親，而且還青出於藍勝於藍，因此漸漸把持不住自己了。」
「先前大道寺先生雖然已經順利地和琴繪女士結婚了，但是兩人僅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這讓大道寺先生受到壓抑的戀情如同烈火一般。」



● 橫溝正史

招魂

倪匡

（那合乎自然嗎？）
我思緒起伏，胡思亂想，離開了電腦室，又向前走，推開了另一扇門，同樣大小的一間房間，正中是一具電子顯微鏡。
我又呆了半晌，心忖，費力獲得的研究費，每年至少以千萬美元計，不然，他怎能購置這麼昂貴精密的儀器？像那具電子顯微鏡，我至今爲止，也不過第三次看到它——前兩次，都在規模十分龐大，有上百人參加的研究中心。
我又呆了片刻，才退了出來。
在底層，一共有八間房間，除了電腦室、顯微鏡室之外，還有一間堆著雜物，一間放置著許多標本，還有一間，一進去時，祇當放的全是現代派的雕塑，看清楚了才知道是放大了許多倍的各種細胞的模型。
有一間最令人感到又有趣又吃驚，房間正中，放著一副足有兩公尺高的人腦模型，在電筒照射之下，看來相當怪異。
還有兩間，都是醫學實驗室，有著一般的實驗器材和設備，沒有什麼特別。
走廊的盡頭是樓梯——設計相當怪，要上樓，一定得經過這些房間，和聯繫這些房的走廊。
第五部：瘋子和大型電腦
建築物爲什麼會採用這樣的設計，我自然也說不上來。站在樓梯口，抬頭向上看著，黑沉沉的，心中在打算上了樓之後的行動。
就在這時，我聽到開門聲、腳步聲，自樓上傳來。由放環境極靜，所以聲音聽來，也就格外清楚修行方法，而非哲學觀點。大量印度古籍提到作爲修行方法，我甚至一下就聽出，打開房門，走來的是兩個人。
同時，有了十分低微的交談聲，但卻無法聽清楚了，接著，又是開門聲。
我雖然看不到，可是卻可以假設情形是：兩個人打開門走出房間，又打開了另一間門，進了另一道房間。可是，接下來傳出來的聲音，我聽了之後，不禁有極度的詭異之感。而且，要不是我聽過良辰美景的敘述，我會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響。
那是一個金屬物體碰擊所發出來的聲響——一隻金屬的大抽屜，拉開或關上所發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那個人進了房間之後，就打開了一隻大抽屜，而大抽屜中，據良辰美景所說，有人睡在裡面。
我在那一剎那間，感到了一陣難以形容的詭異，好好的人，爲什麼睡在抽屜裡？就算是精神病患者，也不能這樣對待他們。
我首先想到的疑問是：費力醫生究竟在幹什麼？
在樓梯腳下，又等了一會，上面好像有人在來回踱步，過了片刻，又有開門、關門的聲音，接著，又靜了下來，我向樓上走去，樓上的格局和樓下大致相仿，走到最盡頭處，一間房間的門縫下有燈光透出來，我猜想那是費力在工作。
（二十七）



「我媽去世了之後，我的小阿姨自願到家裡來照顧我，她接下我媽的責任，陪我度過青春期。」
「那你爸呢？」Gordon 想起昨晚的那通電話留言。
「我爸是個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從小到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可能祇有五天能陪我跟我媽。」
「我記得我媽去世的那天，我爸還在醫院的病房裡替一個病人急救。」從未對人說過的童年記憶，不知爲何地，她竟很輕易地就對他吐露了。
儘管她的臉上還是掛著笑容，但他知道，這是她心裡永遠無法抹滅掉的不好回憶。
「你怪他嗎？」
他的問題，讓歐嘉芝握著咖啡杯的手顫了一下。這是第一次有人這麼直接地問她這個問題，一個連她都不想去正視的問題。
「不，我不怪他，他是我爸爸，也是一名醫生，他的職責是救人，我尊敬、崇拜他；況且我也沒有資格怪他，有資格怪他的人，祇有我媽。」
「但是昨天我去醫院找他，他竟然告訴我說，他要跟另一個女人求婚，而那個女人就是我的小阿姨！難道她不知道跟我爸結婚以後，將獨自承受什麼樣的壓力嗎？」
笑容從歐嘉芝的臉上消失。其實她並不反對爸爸再婚，但她不希望小阿姨跟媽一樣，都過著有老公卻像沒有老公的日子。
「嘉芝，或許時間過了這麼久，事情已經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了。」第一次，他喚了她的名字，因爲眼前的她讓他覺得好心疼。
「或許吧，但誰能保證呢？」
一陣涼風吹來，自兩人的頭頂颳下如雪般的黃色花瓣，一地的金黃，美不勝收。
Gordon 抬頭向上看，才發現原來他

們兩人坐的長椅上方，開滿了形狀像風鈴的鮮黃色花朵。
歐嘉芝彎下身，從地上撿起一朵黃色花朵，凝視著它。
「這棵樹叫作黃金風鈴木，當它開滿花時，整棵樹會像是系滿了黃色絲帶，彷彿是盼望著思念的人回家。」她的語氣淡得像在自言自語。美麗的臉龐此時呈現著一種靜謐，看不出悲喜。
淺淺淡淡的金黃色日光，撒落在她細緻的瓜子臉上，彷彿鍍上了一層淡淡的金粉。
這樣的她，教他看傻了，猶如一個發著光的女神正誘惑著他。
「我們走吧，時間不早了。」歐嘉芝突然意識到自己對 Gordon 說了太多隱藏的心事了。
她站了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塵。
他也跟著站了起來，仰頭望了那棵樹。
「你好像很瞭解這棵樹？」他很認真地問她。
Gordon 的問題讓歐嘉芝停下了動作，她望著他，眼神裡帶著懷念，卻沒再說什麼。
「老闆，你終於來了！」歐嘉芝一進門，就聽見助理們此起彼落的驚呼。幸好現在時間還早，店內沒有客人。
「你看起來很受歡迎嘛！」剛才一路上都沒再開口說話的 Gordon，忽然靠近她耳邊說道。
（十二）

天使花嫁

陶米

聽月樓

作者：佚名

通政道：「祇要問聲柯太僕可是有女與宣府爲婚，若真此事，別作計較；若無此事，祇消老太師發一請帖到那裡，說有一壽屏托殿元公一寫，不怕他不敢來。來時祇用設席款待，門生假意相陪，將酒把他灌醉，一面硬將他送入小姐房中。等他醒來時好意應承，通知他父母擇口入贅。若偏降時，祇說他酒後私入相府，硬闖進閨房，調戲宰相的千金，該當何罪！祇消老太師一本奏於當今，看他狀元可坐得穩？祇怕他父子總要問罪呢。門生拙見如此，請老太師上裁。」蔣相道：「此計很好。就是這麼辦法。」
即取過宣狀元履歷手本一看，果填的聘妻柯氏。遂打發家人到柯太僕府去問。
去了一回，即覆命相爺道：「太僕府中回說，他家祇有一位小姐，已死多年，並無宣府聯姻之事。」蔣相聽說大喜道：「分明是學乾故意推托，須要用著輩賢契之計了。」
即命掌通政去寫請帖，差了一個堂官到宣府去請狀元。說了來意，宣爺因在前不允他親事，怕他見怪，今見他請兒子寫一副壽屏，再不好推卻，祇得打發兒子坐轎，帶了書僮抱琴、醉墨跟隨，一直往相府門第而來。
到了府前，下轎入內，自有堂官引路去見蔣相，少不得行廷參之禮，又與通政見禮。坐下，略敘寒溫。
狀元請壽屏出來寫。蔣相吩咐：「通政先陪殿元公便飯，然後寫屏。老夫失陪。」說罷起身回後去了。
通政邀了狀元到花廳那邊，已擺下現成酒席伺候。狀元與通政推讓一會，坐了上席，通政主席相陪。早有相府家丁上酒上菜。通政有心算計狀元，狀元不知是計，量又有限，被通政左一杯右一杯苦苦相勸，早已吃得薰薰大醉，伏在桌上睡了。外面轎子跟隨書僮俱吃了酒飯，叫他們先回，說有一夜的壽屏寫呢，次早來接。
祇剩狀元一人在此，入了牢籠。通政見狀元已醉，一聲吆喝，外邊早跑進幾個家人，七手八腳將狀元抬至連城小姐後樓榻上睡倒，並不通知小姐一聲，一哄而散。
此刻小姐帶著丫環俱在樓下閒坐，直到用過晚膳之後，方命丫環點燈上樓。蔣相見女兒要回樓去，就把這條密計向他說明，叫女兒依計而行。
「這是爲你終身大事，不可錯過機關。」這位連城小姐雖是奸相女兒，爲人卻性氣剛烈。今聽見乃尊吩咐的一番話，由不得杏眼圓睜，柳眉直豎。
（五十二）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

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